

预约制将来会成为常态吗?

想理发,提前在理发店预约登记;想旅游,提前在网上预约门票;想看病,提前预约挂号……
疫情期间,凡出门必“预约”已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。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乃至“后疫情”时代,预约制还能继续实行吗?

疫情之下各行各业开启预约模式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旅游市场逐步回暖,众多景区不再“来者不拒”,而是推行预约制,引导游客间隔入园,错峰旅游。

携程网发布的《“五一”假期景区预约报告》显示,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通过携程预约景区门票的人数相比清明假期增长268%,已有超过4000家景区可在携程平台上预约门票。

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3月19日有序恢复开馆以来,读者借书需要提前预约进馆,图书馆每天可接待读者600人次。记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,预约时不仅要选择预约进馆的日期、时段等,同时要填写读者个人信息,并附上个人健康码或行程截图。该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4月以来图书馆日均预约率约为六成,日均签到率约为七成。

记者在广东省博物馆、广州图书馆等场所采访了解到,上述场所也都采取了登记预约进馆制度。

北京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5月1日发布的《关于美发美容行业疫情期间经营防疫规定执行的公告》提出,“坚持预约服务,店内等待区不能超过两人。”

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5月8日发布的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提出,“采取预约、限流等方式,开放公园、旅游景点、运动场所,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等室内场馆,以及影剧院、游艺厅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”“推广分时

段预约诊疗”。

预约制会延续下去吗?

目前,预约制主要是疫情防控形势下采取的非常措施。今后,预约制会延续下去吗?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吗?

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何莽等业内专家认为,预约制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,提高办事效率,使资源得到更合理、更均衡的配置,让工作和生活更有节奏,让整个社会更有秩序。即便以后疫情结束了,预约制在很多领域也可能延续下去,成为一种习惯。

实际上,这次疫情之前,预约制也不是新鲜事物。看病挂号可以在网上预约专家,结婚登记可以预约个好日子,验车可以预约场所、日期,坐高铁可以预约美食……

“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形成了‘预约文化’,去银行要预约,去政府机关办事要预约,去高级餐厅吃饭要预约,访亲问友更要预约。”何莽说,“预约不仅能节约人力成本、减少资源浪费,更体现了对双方的尊重。”

广东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聂柯妍表示,目前广东省博物馆实行预约参观,每天限2400人次。“如果是平常,有些没预约的观众可能就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下;现在实行预约参观之后,观众目的性比较强,比如特地为了某个展览过来,很多人会提前在网上查资料、做好准备工作,这样既能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展体验,也有利于博物馆展厅的管理。”



(网络图)

近期,一些地方出台措施,将预约制度化、常态化。今年3月,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》提出,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度,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最高日接待游客人数规模。到2022年,全省高等级热门景区、热门文博场馆全面实施门票预约制度。

让预约更方便、更人性化

“预约制有助于改变粗放式的管理方式,培养市民文明理性的消费习惯。”广州从化温泉旅游协会会长陆卫雄说,应进一步把预约制做好做细,让游客、消费者在预约中获得更好的体验、更多的尊重。

不过,不少商家和专家认为,目前全面推行预约制还面临不少阻碍。例如,预约制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文化程度不高、不方便使用网络的用户。记者就曾在多家医院门口见到过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、无法及时获得健康码而一度难以顺利入院的老人。

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

程钢说,从经营角度来说,很多商家不愿意拒绝未提前预约的自来客人;对讲究翻台率的小餐厅来说,预约制并不十分适用。

多位受访专家认为,推广预约制,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,采用更科学、更灵活的方式,完善相关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,分门别类地提出解决方案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,各类公共设施服务主体应让预约变得更方便,让公众很容易找到预约入口;在公共设施入口处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指导,减少预约制带来的不便。

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认为,预约制不仅要精准对接需求,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包容性;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,对一些不方便预约的民众,也要有适当安排。

“在提高城市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过程中,在一些行业推广预约制,既要做到有的放矢、张弛有度,同时也要兼顾各方,让社会治理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治理。”艾媒咨询集团CEO张毅说。

(据新华网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“只要人间有的,我的店里尽有。”
“呵,牛皮不是吹的,蛤蟆不是飞的,说说看,你的店里头有些啥?”

李高兴冲冲地催问,邵大侠如数家珍般说了一大堆绸缎名样,李高听罢又闹着要他说布,邵大侠呷了一口茶,又道:“若单道布匹,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,自古就有衣被天下的美称,松江府上海县出产的标布、中机布、小布、浆纱布,嘉定县出产的斜纹布、药斑布、棋花布、紫花布、细布,绍兴出产的葛布等等,这都是大的品种,若再细论下来,怕

也要上百种。”

“哪种布最贵?”李伟问。

“葛布,上等的葛布,如雷州产的锦囊葛,细滑而坚,颜色如象牙,一匹值三两银子,再其次是斜纹布,匀细坚韧,一匹值一两多银子。”

“最便宜的布呢?”

“浆纱布,一匹只值银四五分。”

“这些布邵员外的店里都有?”李高问。

“有。”

“咱要的分量多。”

“多少?”

“二十万匹。”

“这么多?”邵大侠嘿嘿一笑,回道,“难道少东家放着饕餮贵胃不当,也想开布店了?”

“非也,”李高瞄了父亲一眼,斟酌着说,“最近,咱揽了一宗买卖。”

“啊?”

不待邵大侠追问,李高继续言道:

“邵员外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么?”

邵大侠低眉一想,问:“可是王崇古大人?”

“正是,”李高不无炫耀地说,“王大人现在薊辽总督任上,他麾下有二十万名兵士,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

换装这桩买卖,交给咱来做。”

“这可是一桩大买卖。”邵大侠羡慕地说。

李高转向父亲说:“爹,这二十万套棉衣的布料,就交给邵员外来做吧?”

“好,”李伟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就产生了好感,但仍不忘叮嘱一句,“只是不能太贵。”

“邵员外这么个会办事的人,怎么会贵呢!”

李高弄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戴上,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,但心里头清楚,即便放血,他这笔生意是非做不可了。

谈完正事,李伟要留饭,邵大侠推辞不过,便胡乱吃了一点,然后匆匆告辞,直奔下榻的棋盘街苏州会馆而来。他这么急着往回赶,原是为了会见已阔别两年多的玉娘。

当初,邵大侠为了巴结高拱,打着灯笼访遍南京及苏扬二州,才觅到玉娘这样一朵色艺俱佳的“解语花”,他满以为高拱一定会欣喜若狂,却未曾料到高拱是一个不解情为何物的糟老头子,枉费了他邵大侠一番苦心。自后玉娘的坎坷遭遇,邵大侠也约略知道一些。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时,邵大侠心里头难免酸溜溜的。当初,因高

拱的关系,他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刺,却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觅到的江南才女,最后竟让这个仇人攫走。他打听到玉娘住在积香庐里,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难以进去,邵大侠于是花银子买通积香庐的采买,递了一张纸条给玉娘,约她到苏州会馆相见。

却说玉娘自住进积香庐后,倒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。除了偶尔被李太后招进宫中唱曲儿拉拉家常外,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积香庐中靠抚琴弄曲打发时光,这天她突然收到邵大侠托人带进来的条子,一下子勾起了她对故乡旧识的回忆,因此连想都没有细想,就找个由头,乘轿往苏州会馆而来。

大约下午末时光景,玉娘来到了苏州会馆,邵大侠早派人在门前候着,及至领到下榻处的客厅相见,不知为何,本来极熟的两个人,竟都觉得有些生分了。邵大侠定睛看着玉娘,觉得她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,但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。与她相对而坐,邵大侠难免意马心猿,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,客客气气问道:

“玉娘,这一向可好?”

“好。”玉娘一笑,有些凄婉。